



文库

蒋伯潜
著

四书读本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RESS



文库

四书读本

蒋伯潜
著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四书读本 / 蒋伯潜著. -- 南昌 : 江西教育出版社,
2018.3

(大家学术文库)

ISBN 978-7-5392-9795-8

I. ①四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儒家②四书—注释
IV. ①B222.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50515 号

四书读本

SISHU DUBEN

蒋伯潜 著

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: 330008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

635 毫米×960 毫米 16 开本 35.5 印张 字数 511 千字

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2-9795-8

定价: 82.00 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: 0791-86706047

投稿邮箱: JXJYCBS@163.com 电话: 0791-86705643

网址: <http://www.jxeph.com>

赣版权登字-02-2018-7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“大家学术文库”编者按

中国学术，昉自伏羲画卦，至周公制礼作乐而规模始备。其后，王官失守，孔子删述六经，创为私学，是为诸子百家之始。《庄子》曰：“道术将为天下裂。”孔子歿后，儒分为八；墨子歿后，墨分为三。诸子周游天下，游说诸侯，皆以起衰救弊、发明学术为务，各国亦以奖励学术、招徕人才为务，遂有田齐稷下学宫之设。商鞅变法，诗书燔而法令明；始皇一统，儒士坑而黔首愚，当此之时，学在官府，以吏为师，先王之学，不绝如缕。至汉高以匹夫起自草泽，诛暴秦，解倒悬，中国学术始获一线生机。其后，汉惠废挟书之律，民间藏书重见天日。孝武之世，董子献“罢黜百家，表彰六经”之策，定六经于一尊。其后，虽有今古之分、儒释之争、汉宋之异、道学心学之别、义理考据之殊，而六经独尊之势，未曾移也。

及鸦片战起，国门洞开，欧风美雨，遍于中夏，诚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。当此之时，国人震于列强之船坚炮利，思有以自强；又羨于西人之政教修明，思有以自效。于是有“变法守旧之争”“革命改良之争”“排满保皇之争”，而我国固有之学术传统，亦因之而起变化。清季罢科举而六经独尊之势蹙，蔡子民废读经而六经独尊之势丧。当此之时，立论有疑古、信古、释古之别，学派有“古史辩”与“学衡”之争，学说有“文学革命”“思想革命”“文字革命”“伦理革命”诸说，师法有“师俄”“师日”“师西”之分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

是，百家争鸣，复见于近代。

民国诸家，为阐明道术、解救时弊，著书立说、授课讲学，其学术思想，历久弥新，至今熠熠生辉，予人启迪。然近人著作，汗牛充栋，多如恒河之沙，使人难免望书兴叹，不知从何下手，穷其一生，亦难以卒读。因此之故，我社特精选最具代表性之近人著作 62 种，分为 6 辑，依次出版，俾读者略窥学术门墙，得进学之阶。此次选辑出版，虽未能穷尽近人学术之精品，难免有遗珠之憾；然能示人以门径，使人借此以知近人学术规模之宏大、体系之完密，亦不失我社编辑出版“大家学术文库”之初衷。

此次出版，为适应今人阅读习惯，提升丛书品质，我社特对所选书籍做了必要之编辑加工。总体说来，约有如下诸端：

- 一、改繁体竖排为简体横排；
- 二、核查各书引文，改讹正误；
- 三、规范各书之标点符号用法，为一些书加新式标点；
- 四、校改原稿印刷产生之错字、别字、衍字、脱字；
- 五、凡遇同一书稿中同一人名有两种及以上不同写法者，一律统改为常用写法。

除以上所举五点之外，其余一仍其旧，力求完整保持各书原貌。

然限于编者之有限学力，书中疏漏之处，在所难免，尚祈广大方家、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斧正。

编者

2017 年 6 月（农历丁酉郁蒸）

刊行序

余幼读《四书》，仅能上口，圣贤微言大义，无从窥见其一二。辍学经商，在上海与夏萃芳先生办商务印书馆，又与陆费伯鸿先生创办中华书局，未几又创办世界书局，四十年中，无不与书业为缘。其中茹苦含辛，垂成而败者不知凡几，而总其大要，无不立业于艰困之际，成功于奋勤之中，乃知困难之来，正天所以玉成吾人也。同时佚豫喜乐，足以肆志，而疏忽粗略，即为败事之根。斯时回味《四书》中一二语，遂觉无不深中肯綮，可见圣贤救世之心，发为言论，垂训万古，非无故也。急欲得其意趣，而学浅才疏，未能会通，因请同邑王缙尘先生为之讲解。

先生学识富丰，究心经学，每多创获，解释尤不厌往复再三，曲譬善喻，务在发其聋聩，开其茅塞。更觉以前种种经过，或困于心智，或局于论量，或囿于浅见，或昧于时势，未能应付得当，有时心旌摇摇，无所适从，皆见理不明，读书不多之故也。岁月空过，老大徒悲，每一念及，为之慨然兴叹。今听先生讲解，乃知圣训出于体验，事业根于学问，立身之本，诚正二字足以尽之，处世之道，忠恕二字足以概之，百川以海为宗，群言以圣为宗，否则，词华虽工，亦徒以饰聒悦、如心意而已，非所以立己立人也。

当一·二八沪战发生时，炮火连天，鸟无静枝，鱼无恬波，老弱填于沟壑，妻子散而至四方景象之惨，亘古罕见。思彼孔孟二圣当春秋战国之世，暴乱日作，欲救以仁义，而时君皆迂视之，不得行其

道，乃退而授徒著书，以遗后人。时至今日，《四书》非救人之药石乎？因又请王先生演为广解，期业务之暇，资以自习。总念圣人之言，如菽粟布帛，皆人心之所恒具，天理之所常在。为父兄者，苟得此一帙，置诸案头，便足教其子弟。人人能教其子弟，则社会国家可臻于和平，而一切尔诈我虞，杀人越货之行为，皆可免除，岂特尧舜？小康、大同盛世，庶几近之。版既侵，名曰《广解四书读本》。复虑义有未周，理有未契，曾请硕学名儒，一再校订，八一三事变以后，又请富阳蒋伯潜先生重加译述。盖余自经营书业，出版书籍数十万册，从无若此书之慎重者，以深知圣人之言，皆吾人日用之珍。身由之而修，业由之而建，政由之而成，教由之而兴。译得其当，理随事解，语或乖迕，差以千里，不可不慎也。稿既成，因易名为《语译广解四书读本》。呜呼！经师难遇，经师尤以通俗为难，若蒋先生之所译述，庶无间然矣。

又事变以还，人心多怀疑惧，书业尤呈紧缩状态。甚者痛心于当前之损失，日夜忧叹，不知所措。余皆深非之，即世界书局总厂被占，损失达数百万金，余亦未尝置念，而日日思所以自勉者，惟此后如何计划，现时如何努力而已！即在同孚村粹芬阁延聘通儒学者，编撰群籍，数年之间，成数百万言，此书即其一也。天不假缘，衰病侵寻，深惧溘然奄化，无以见余之志，故先将此稿付儿子志明印行。大地沉霾，兵祸未已，深愿世人手此一编，以为立身行事之标准。所望读者勿以偏见自专，勿以断章取义，勿以附会趋时，勿以违圣为高。

余老矣，傲天之幸，得以康复，更当尽力书业。万一不起，即以此为一生出版之纪念。

民国二十八年四月粹芬阁主人绍兴沈知方序

叙

粹芬阁主人沈知方先生，三十馀年前商务印书馆之老同事也。当时先生主发行所，余主编译所。虽同一机关，以职务攸分，乃不克朝夕相见，因此，先生之学问志趣，亦不得其详。但知先生之精明强干，既立功于商务，后即创办中华书局，又办世界书局。至今，此两大公司屹然与商务鼎足而三，屡经战乱，营业未蒙停顿。先生之功，有足多焉。先生既歿，哲嗣志明能世其业，竟竞焉继志述事，以先生平日最服膺之粹芬阁《四书读本》，印行公世，俾学子得自修善本。岂唯表扬先德？抑亦嘉惠士林，一举而两善备焉。昔赵普以半部《论语》佐宋太祖得天下，余乃恍然于知方先生事业之成就，决非偶然，其根本所在，实得力于《四书》也。志明以是书出版，属为弁言，因述余与先生之关系如此。至于《读本》之内容，则唐、蔡诸叙已详言之，可勿赘矣。

民国三十年三月蒋维乔叙

广解四书读本足为后学津梁，即曾经熟诵者，亦资印证。

吕思勉

序

数十年前，英公使朱尔典回国时，福州严几道先生流涕送之，以中国之陆危也。朱公使语之曰：“中国无虑危亡。可虑者，吾欧洲耳。”严诤而询之。朱曰：“中国有宝书，发而读之，治平之基在是矣。”严询：“何谓宝书？”朱曰：“《四书五经》是矣，而《四书》为尤要。”呜呼！外人之尊吾经籍若是，而吾国忽焉不讲，岂非大惑不解者耶？庚辰季秋，沈知方先生哲嗣以粹芬阁《四书读本》见视，属为序言。余受而读之原书，盖知方先生主稿，而蒋君伯潜佐成之，蔡君可园为之序。书成，适值知方先生花甲之辰，可谓最高尚之纪念。是编虽间杂语体，然为浅近易解起见，其苦心可谅也，其中索隐，皆有独得之处，而分类一部，尤能提纲挈领，爰申其意而为之序。

《论语》一书，为道德之渊薮、政治之纲领，与修己治人之道，悉备于此。近今学子，多有未读《论语》者，若不知分类研究之法，何由得其门径？清阮文达尝采取《论语》言仁各章，别为一篇。余仿其例，拟分十类，曰学、曰孝、曰仁、曰信、曰政、曰君子小人之辨、曰六艺论、曰教育立品准、曰人心风俗鉴、曰至圣救世不遇略史，而学、孝、仁、政四者为尤要。非孝无以为学，非仁无以行政，比类读之，别其为浅为深，为精为粗，而研究之、力行之。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可谓君子儒矣。

或疑居今世而论古大学，不免近于迂阔，不知自古以来，学制随时变更，而学道则万世不易。孟子论学校曰：“人伦明于上，小民亲

于下。”明伦者，明德之效；小民亲于下，亲民之效也。列为三纲领，分为八条目，格致诚正，其全体也；修齐治平，其大用也。古本《大学》，列“诚意”章为修身之本，而诚意尤在谨好恶，自“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”起。其后“正心”章，有所好乐，有所忿懣。“修身”章，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。“治国”章，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从。“平天下”章，惟仁人能爱人，能恶人，反之而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是谓拂人之性，皆以好恶为纲维。而篇末则曰：“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”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又曰：“小人之使为国家，灾害并至。”呜呼，可畏哉！治国者其慎之哉！

《中庸》精义，具于首章。性命本源，不在空谈，而在力行修养。其大要有三：曰涵养，曰省察，曰扩充。涵养者，戒慎恐惧，寂然不动，未发之时也；省察者，莫见乎隐，莫见乎微，慎独之功，未发将发之时也；扩充者，已发之验，致中和之要，天地之大，人犹有所憾，弥纶辅相之力也。而下篇则归结于至诚，不诚别无物，诚伪之界，人心生死之判也。诚故能成己成物，而心日以纯；不诚则自用自专，而心日以死。余于自著《中庸大义序》中已明揭之，又作《中庸首章五辨》以精研之。《中庸》准《周易》而作，经纶天下之大经，其在斯乎？

孟子生战国之世，目观战争攻杀之惨，慨然曰：“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也。”今世一大战国也，吾辈志在救人，非熟读孟子之书，阐发其学说不为功。余尝分《孟子》为十类：曰孝弟学、曰尊孔学、曰心性学、曰政治学、曰贵民学、曰非战学、曰文辞学、曰外交学、曰雄辩学、曰气节学。人心滔滔于利，安其危而利其灾，故七篇之始，首辨义利，大声疾呼以救之，其篇末叙道统之传，而先之曰经正则庶民兴，庶民兴，斯无邪慝，民生胥渐，泯泯棼棼。正气一振，则邪气自消，所以提倡而廓清之者，非吾辈之责而谁责哉？

余尝有言：“救国先救民，救民先救心。”而救心大要，当训练国民之知觉。知觉宜清而不宜昏，宜通而不宜滞，宜先而不宜后。若事事落于人后，国之所存者幸矣。孟子言良心，言良知，又引殷元圣之言曰：“先知觉后知，先觉觉后觉，灵觉之谓也。”然惟知觉之善良

者，乃能灵警，否则为机变之巧矣。《论语·季氏》篇言生而知之，学而知之，在“九思”章前，是知觉在思想之先矣。《中庸》言生知安行，学知利行，是知觉在力行之先矣。《大学》言致知格物，郑君解之曰：“知于善深，则来善物；知于恶深，则来恶物。”朱子解之曰：“推及吾之知识，欲其所知无不尽，皆合外内之道者也。”明王阳明先生解之曰：“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，正其不正，以归于正。”引孟子之说以释《大学》，所谓由善良而至于灵警也。今日欲求救心之法，当以阳明学为主。余尝著《阳明学术发微》，窃愿学者读之，救心以救民，救民以救国，质诸邦人君子，或不迂视吾言。

太仓唐文治茹经序于海上南阳寓庐

语译广解四书读本序

沈知方先生既卒之明年，其子志明持《语译广解四书读本》请序于余。余与沈氏有姻娅之雅，顾未识先生也。志明且以《粹芬阁藏书目》赠，乃知先生平昔收藏富，不惟《诗》《书》启后，而将以先觉觉世之后觉者也。低徊之，不忍置。

先生之于是书也，自序曰：“圣训出于体验，事业根于学问。立身之本，诚正二字足以尽之；处世之道，忠恕二字足以概之。”呜呼！余二十五岁而孤。当先君子易簀之日，执吾手曰：“尧舜之道，孝弟；夫子之道，忠恕。持此以往，庶乎可以为人。”余深志之，不敢忘。及建光华大学，其始也，以“知行合一”为校训，其后易以“格致诚正”。先生所谓诚正、忠恕者，适相合焉。乌得无言？

先生又言曰：“《四书》非救人药石乎？身由之而修，业由之而建，政由之而成，教由之而兴。译得其当，理随事解，语或乖迕，差以千里。”呜呼！天生孔子，为万世师。孔子圣之时者也，曾子、子思、孟子皆得圣人之一体，其言所以救时也。自春秋以迄战国，天下汶汶矣。其祸始于身之不修，故孔子曰：“修己以安人。”曾子曰：“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其严乎？”子思曰：“反诸身不诚，不顺乎亲矣。诚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矣。”孟子曰：“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”。渺焉一身而事之建、政之成、教之兴，皆其责焉。危矣哉！重矣哉！故《大学》曰：“壹是皆以修身为本，其本乱而末治者，否矣。”然则《四书》者，其修身之本欤？

由汉以来，注《四书》者众，而集大成于紫阳朱子。谓紫阳不讲训诂，而学之为效、习之如鸟数飞，其注《论语》，开宗明义，精切如此。谓紫阳再三易稿，求无弊而已，圣意转隘，不知中人以上可以语上，圣人多为中人以下言也。高而无当，奚取焉？

余自幼熟读《四书》，而《学》《庸》《论语》且读朱注。及长，取孙夏峰《四书近指》、李二曲《四书反身录》、黄薇香《论语后案》更读之，益有以发挥旁通，然非所以语初学也。

先生于《四书》，可谓勤矣。先之以王缙尘先生之讲解，继之以硕学名儒之校订，终之以蒋伯潜先生之译述，广采汉宋诸家之说，间为朱注补正。其竞竞于“语或乖迕，差以千里”者，诚郑重之也。虽然，非王、蒋诸先生好学深思，精心结撰，使读者明白晓畅，而得津逮之功，何能成先生之志哉？惜乎，书出而先生逝矣！然书在，而先生不死矣。抑余尤有言者，曾南丰曰：“论诈之便而讳其败，言战之善而蔽其害。相率而为之者，莫不有利焉，而不胜其害；有得焉，而不胜其失也。”今也，利害得失之间，显著于寰海矣，岂惟中国哉？而中国自唐虞、三代而下，莫不有学。其人自幼至于长，未尝去于学之中。学也者，小而六艺，大而天下国家，无所不包；形上、形下，格致与诚正并重。其学《诗》也，兴、观、群、怨，而外必曰多识鸟兽草木之名，又岂以空疏无具之躬漫焉而谈民人、社稷哉？

今海外且译《四书》矣，彼岂无所见而为此迂阔乎？亦知其有不可少也。人以为不可少，而我忽之，慎矣。况斯读本明易浅近，温故而知新，下学而上达，古之语，求人能晓其意非异也。吾愿学者手此一编，以正其心，以修其身，以端其趣，以去其蔽。措之天下国家，其本既立，知识技能亦遂之而余裕矣。质诸邦人君子，以为何如？

民国三十三年四月鄧张寿鏞序并书

粹芬阁四书叙

戊己之交，天下大乱。在南，惟上海一埠以外国租界得以无事。然日接于吾耳者，大炮之震撼与夫啼饥号寒之声之惨且烈也。呜呼！此诚千古未有之奇变也哉！余与知方先生日夕相见，未尝不蠹然伤怀，而叹祸变之来之有自也。症结不去，一旦横溃，以至于此，夫岂吾人之所逆料哉？虽然，苟有所见，但尽其力，不见效于今日，又安知不为天下后世法？彼孔孟不见重于当世，而著书立说，谆谆焉，惟恐其不尽也。数千年来，昭若日星。

若宋儒所集之《四子书》，盖尤其精粹者也。东方诸国人士，奉诵不辍，上下竞竞，以修齐治平为立身行事之大法。至于今日反以激成大变，以教伐为事，使孔孟而生于斯世，吾知其痛心疾首为何如也！此固不仅一时一国之忧也，学术无界域，道义无畔岸，得其真际者，即为世界人类之范畴。西方有圣人也，东方有圣人也，或制器械以节人力，或树德义以范后世。其所以为圣者不同，而淑世振人之心，固未有异也。是宜取而诵之，详以考之，使人人即于大同升平之世，而无后祸变之生。其志弥大而心弥苦，其言近迂而其理实最亲切而有味也。请通人为之解释，盖再度矣。虽然孔孟微言大义，固未易尽也，非得真儒为之修订，犹未惬吾意焉，子能为我图之乎？既而又曰：“吾年将六十，生平无可纪念者。此书成，即吾最荣耀之纪念品也。”余方踌躇无以应，适老友伯潜先生仓皇自富阳避难来沪，余因以请。阅数月而书成，豫计印布之年，即知方先生

周甲之期也。于是，三人视之而笑，乃为之叙，亦以知大炮声中迂阔有如吾三人者。呜呼！

二十八年七月廿二日叙于上海粹芬閣

可園蔡冠洛

蒋序

二十五年冬，粹芬阁主人沈知方先生以余友蔡君可园之介绍访余于西湖，余与先生始相识。翌年春，余左足以跌仆废。及秋，中日之战起，杭州、富阳相继陷，匿山中逾半岁，以可园之招，避地来沪，得复与先生相见。前年冬，先生出《四书广解》稿，谓曰：“《四书》者，余童年之所习也。及长，置之胸臆不敢忘。今老矣，阅世久，益觉其可宝。小之一人之身心，大之家国天下，莫之能违也。注家虽多，要以朱子为能发其义蕴，而病后生之未能尽喻也。释以今语，应有裨于初学。是稿经通人笔削已非一次，今以就正，愿为之润色焉。”余以可园故，又见其意之诚也，许之。避地虱处，无故籍可资参考，仅就平时记忆所及，采汉宋诸家之说，绎述朱注，间亦为之补正，而下笔未能自休。芜杂之讥，知所难免。越半载，始杀青。时先生已卧病，余亦以用力过勤，病脑甚剧。幸可园为之校阅补苴，始成是编耳。先生病中犹殷殷念及是书，曰将印行为周甲之纪念。呜呼！孰知今兹方排印成书，而先生之归道山已一年乎！哲嗣志明以书成告，且请序其端。适余以覆车折左臂，杜门养疴，爰为述其概略如此。既伤逝者，行自念也。

富阳蒋伯潜序于沪西鹈寄庐

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